

ELD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群众出版社

日落之城

[美] 马丁·爱德华 等著

他倒在血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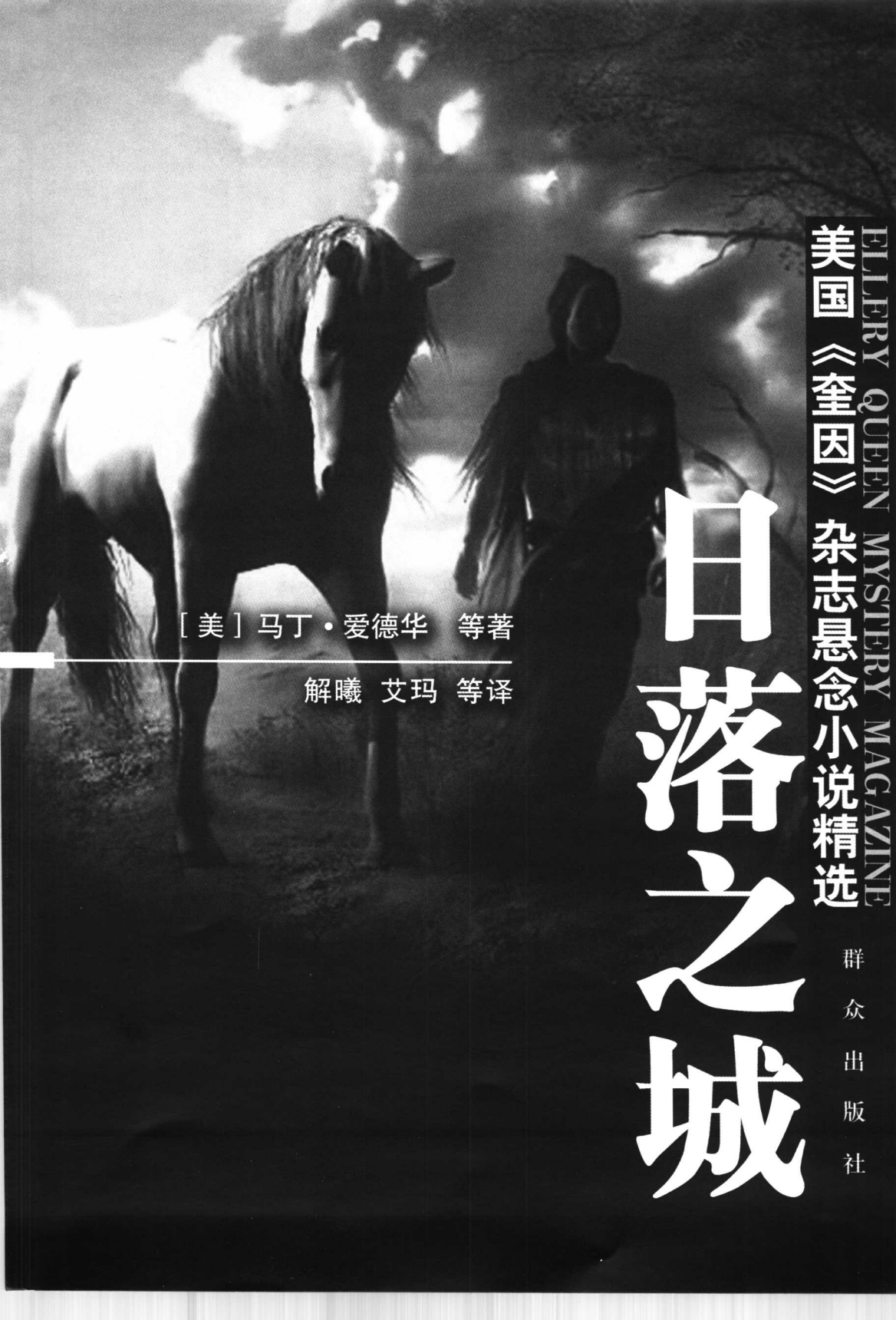
保罗·利维尔的钟

第四方案

马克思·威诺的阴影

冰场血案

悬疑·神秘·惊悚·恐惧



ELERY QUEEN MYSTERY MAGAZINE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群众出版社

日落之城

[美] 马丁·爱德华 等著

解曦 艾玛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落之城 / (美) 爱德华等著; 解羲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ISBN 978-7-5014-4143-3

I. 日… II. ①爱…②解…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6630 号

日落之城 美国《奎因》杂志悬念小说精选

著 者: [美] 马丁·爱德华 等著

译 者: 解 羲 艾 玛 等译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52 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143-3 / I · 169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版权公告

Stories in this issue are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 S) MYSTERY MAGAZINE ,e-
dition copyright© 2006 by Dell Magazines ,475 Park Avenue South ,
New York ,New York 10016.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from the
U. S edition of ELLERY QUEEN(' S) MYSTERY MAGAZIN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Dell Magazines. Reproduction in any manner ,in
any language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opyright owner is expressly prohibited.

图字：01 - 2006 - 0920

目 录

日落之城	1
仲夏夜之梦	14
保罗·利维尔的钟	35
第四方案	52
没有凡伦迪诺的日子	69
募捐夜	81
木雕家	101
陌生人的手表	114
抓住流星	124
速递	141
马克思·威诺的阴影	158
法勃和礼拜二情人	172
重见阳光	184
兀鹰	209
他倒在血泊中	227
不可思议的一枪	249
毒酒	255
冰场血案	275
房东之死	284
“海龙”之谜	309

日落之城

马丁·爱德华

王晓平/译

她肯定早就知道。

“我不是要指责你什么。”阿历克丝说着，睁大了双眼。这是她最钟爱的策略。简单，却总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远处，海鸥在哀鸣。尽管日头还高，可微风已经凉飕飕的。阿历克丝庆幸自己没脱那件绒面革夹克。确切说这不是海滩装，但阿历克丝向来不相信英国的天气，尤其是英国海滨的天气。这里算英国吗？她不知道这个岛屿在技术层面的身份。这种小事儿她不感兴趣。

吉娜·艾维交叉着双臂，站在她家平房外面的台阶上。她是个结实的中年妇女，穿着一套暗黄绿色的裤装，打扮得干净利落。阿历克丝是个坚持不懈的乐天派，她认为吉娜没当面砰地关上门，说明一切是有希望的。在吉娜身后，阿历克丝能看见一条走廊，墙上那些相框里镶着阴郁的日落图。吉娜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已婚妇女，可她不是。

“那么说，好像你是在帮我一样。”吉娜声音沙哑，可阿历克丝听了却觉得很开心。坚定的语气里夹杂着讽刺。这不是个任人践踏的女人，绝对不是个普通的受害者。她的声音上电视效果会不错。“当大家都反对我的时候，你倒是站在我这边替我着想。”

阿历克丝笑笑说：“那么，真相差不多就是这样，是不是？”

“我不缺帮助，谢谢了。还有，你可能愿意记住这一点，我也请了得力的律师。”

平房坐落在峭壁之上，峭壁俯瞰着海湾，远处是爱尔兰海。阿历克丝瞥了一眼山下一直延伸到圣帕特里克岛上废弃城堡的沙岩建筑。小岛由一条短短的堤道与另一个大点儿的岛屿相连。这是个十分漂亮的地方，但还没发展成成熟的都市中心。

“是吗？那个马恩岛上唯一专攻变态的律师？”

阿历克丝话刚出口，就后悔了。她向来不喜欢提起诉讼的事儿。法院诉讼、禁令，什么节目的安排都能被它们搞得一团糟，有时候，会彻底毁掉拍摄计划。可她还不至于糊涂到被惹火的地步。她本来只想插科打诨，可她的话听起来却仿佛既是嘲笑吉娜·艾维又是嘲笑她住的这个小岛。千不该万不该。她远道而来找吉娜，如果因此而把她惹毛了就太愚蠢了。

“事实上，他是默西塞德郡一个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吉娜冷冷地说。“不用您费心。我也不是完全没见过世面。记住，我可是在利物浦住过十年呢。”

阿历克丝长在悉尼，而且过去十八个月住在巴特西。对她来说，利物浦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她没深究。吉娜·艾维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阿历克丝要是想拍摄这个节目，她就得体验同样的生活。

“可是审判结束后，你就要回到你的老家，马恩岛。”

“这一带流传着一句话，说要是马恩岛的女孩嫁给大陆上的人，那么将来有一天她会丈夫带回岛上。威廉和我婚后一直住在利物浦。”吉娜抬起本来抱在胸前的手，把一缕退色的金黄色头发从眼前拂开。“不过我告诉你：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和罗洁，与我们团聚。”

她声音有些哽咽，阿历克丝不知道这是不是说她要进入正题了。

该来软的了。喝喝茶，说些同情的话？

“你觉得——我们能否坐下来，静静地谈谈？”

吉娜皱皱眉头。阿历克丝可以肯定的是她就要说不，可是突然吉娜的神情变了。她朝阿历克丝身后看去，眼睛里露出了忧虑的神色。

阿历克丝扭过头，看见一个年轻的姑娘正朝她走来。姑娘穿平底鞋，走在没有铺过的路上，把沙砾踩得嘎吱作响。姑娘个子很高、身躯肥胖、脸上长着斑点。宽大的灰色上装很漂亮，却错配了一双绚丽的紧身袜。她一头黑发，打理得乱七八糟，一撮撮地向外翘起，仿佛是海港边的老水手用一把钝刀修剪出来的最拙劣的作品。

“这是罗洁？”

她只是猜测。演播室没有威廉和吉娜·艾维独生女儿的照片档案。不过从年龄看差不多。十九还是二十？她和母亲没有明显的相像之处。像他父亲，但是如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她迟缓的步态、相距甚远的一双蓝色眼睛同照片和电视剪辑上出庭受审的威廉·艾维简直像得吓人。

“对，是她。”吉娜说。

罗洁走过来，眼睛始终盯着阿历克丝。她用询问的眼神看了一眼母亲，好像是说，所有人当中为什么你偏偏和陌生人说话？

“我们可以谈谈，要是您乐意的话，”吉娜急忙说。“就一会儿。”

阿历克丝点点头。她向来爱让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可她不想显露出内心的喜悦。“好吧。”

吉娜没带客人进屋，也没给女儿介绍。相反，她站在原地对女儿说：

“我出去一下，到前面喝杯茶。不会超过一个钟头，我保证。”

罗洁耸耸肩什么也没说。她从她们身边走过，关门进了屋。

“走吧，那么。”吉娜说着，朝海的那面挥了挥手。

“实在非常感激，艾维太太。”阿历克丝竭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十分真诚。“噢，吉娜——如果我可以这么叫您的话。”

“随便你怎么叫，”吉娜耸耸肩说。“听着，我是认真的。一个钟头。顶多。”

阿历克丝吸了口咸咸的空气。“棒极了。您真是个好入。”

她跟在这个比自己年长的女人身边，往山下走去。吉娜步履轻快，似乎急于离开她自己的家。山下面横着一片海滩。孩子们在沙滩上玩着棒球，家长要么在晒太阳，要么在吃冰激凌。渔船往来穿梭个不停，只有那矗立在天际的城堡的残垣断壁见证着皮尔城血腥的过去。

“这个地方很美。”阿历克丝说。这话似乎比较合乎时宜，而且她不得不承认这个度假胜地拍出来会很美。不过从费用上看，她宁可选择去毛里求斯度假。先别管历史，只要感受那种炎热。

“真美，”吉娜说，她几乎是喃喃自语。“我太喜欢这里了。”

“据我推断，风刮得很猛。”

这是飞机上和她坐在一起去罗纳德斯威那小子告诉她的。他叫鲁珀特，不是本地人，只是城里来的一个年轻商人。他要飞到道格拉斯的分公司妥善处理几笔税收优惠的交易。巧的是，他说，他们俩都将入住同一家酒店，皮尔和厄林港之间，远离干道的那家。他邀请阿历克丝和他共进晚餐，阿历克丝答应了。为什么不呢？

“马恩是个小岛，是个有益健康的地方。”

“振奋人心，呃？”阿历克丝说。她忍住没脱口而出，当然不会是一个人，因为人这个词（man）和马恩（mann）这个地名谐音。

到了山下，吉娜朝挤在大划艇接待处和一家微型礼品店中间的快餐店摆手。招牌上写着梅齐快餐。“我们可以在那儿谈。很安静。”

两人拣了个角落里的桌子坐下。此时阿历克丝断定不论这个梅齐是谁，显然她极其迷恋方格棉布。店里弥漫着一股鱼腥气和炸土豆片的味道。除了门口吵闹个不停的一家六口，她们俩是店里仅有的两个七十岁以下的顾客。至于菜单，那是极具英国海滨特色的。

“我要一壶茶，再来一盘面包加黄油。”阿历克丝说。语气里流露出少许的不屑——她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可是吉娜看起来没注意到这一点。

“我也是。”吉娜挥挥手叫来一名胖胖的女招待——她自然也穿了一件方格罩衫——给两人点了单。

“感谢您花时间和我谈话。”阿历克丝说。

“你让我别无选择。”

“别担心。您看，我没作记录，而且我保证没带窃听器。就像我那天在电话里说的，我只不过想听听您对此事情的看法。”

“我没有看法。我从没和新闻界谈过，一次也没有。你以前一定听说了——他们出钱给我，一大笔钱，不过都被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阿历克丝朝前倾着身子，几乎和吉娜手碰手。“我尊重您保护隐私的想法。”她诚挚地说。

“那么你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坐下一个航班回伦敦去？”

“吉娜，您得理解，我不是个小报记者。我是个拍严肃题材的纪录片制作人。两者有天壤之别。”

“对我来说都一样。不论你们从哪里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安排，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你们都想揭开我们的旧伤疤。”

“拜托。不是这样的。我想让公众对这起案件有个全面的了解。一些他们至今都不了解的事情。迄今为止舆论都是一边倒，你说不是吗？警方大出风头了——那个斜视眼的巡官和他的金发公关小姐。审判结束后，媒体对他们的每句话都信以为真。你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动机是好的，我敢肯定。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也许你应该想想沉默是不是上策。”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有人开始嚼舌头了，这就是原因。”阿历克丝悲哀地摇摇头。“抱歉，吉娜，因为旁敲侧击毫无道理。你应该知道真相。而真相就是人们不再议论你丈夫的时候，他们开始议论你了。”

“议论我？”吉娜·艾维显得迷惑不解，好像她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一样。虚张声势？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轻视流言飞语的威力。

“你嫁了个被定了罪的连环杀手，吉娜，”阿历克丝小声说。“对不起，我不想说得这么刺耳，可这不是平常事。此外，还有更严重的呢。你和他左右不离，一起工作，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人也都是在那里被杀害的。你要面对现实，对人们的疑问，应该有所准备。为什么你没意识到丈夫对老人们的所作所为呢？你是不是帮他隐瞒事实了呢？或许——我不会瞒着你这个，吉娜，我们都是成年人——你对发生的一切早就心中有数。相信我，这就是人们议论的问题。”

吉娜默默地任由阿历克丝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听到这些可怕的暗示她甚至面不改色。她肯定早就知道，而且，一定在脑子里无数遍地回顾过发生的一切。

茶以及面包和黄油端上来了。“很好。”阿历克丝说。胖胖的女招待傻笑着以示肯定。

“我甚至都不应该谈论案子，”过了一会儿，吉娜说。“律师的建议。你知道，威廉正在上诉。”

“律师。”阿历克丝无奈地翻翻眼睛。“难道他们不明白，对于不公正的审判进行上诉需要媒体宣传来助一臂之力吗？”

“另外，一些受害者亲属威胁说要告我，要求赔偿，即便从来没说我有何罪，即便我也是受害者，失去了一名亲人。可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这个。”

“欢乐时光养老院是你开的？”

“威廉写了我的名字。为了避税。具体情况我不了解。我们被起诉很大程度是人们的情绪所致。一点点钱。影响了一些人的看法。”

“但不会影响你？”

吉娜双唇紧闭。“阿历克丝，我丈夫为他没有犯下过的罪行判了四个无期徒刑，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阿历克丝尝了一口茶，结果却烫了舌头。面包和奶油看起来也不会好到哪儿去。都不是花心思做出来的东西。

“唔，这就是我要和你探讨的。显然你还是确信他是无辜的。”

吉娜深吸了一口气。“我们起初在电话里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我不会对你掏心窝子的。可是我仍然要说我一再重复的话：威廉没杀害那些可怜的老人。”

“证据——”

“别跟我说证据！证据一文不值。那些所谓的专业病理学家内部都存在不同意见。就连陪审团，那帮愚蠢的陪审员，都有两个人认识到证据根本不合情理。弄了大半个星期才好不容易得到了半数以上的通过。法官老早就该喝令停止了。”

吉娜苍白的脸颊涨红了。这是她头一次显现出活力。阿历克丝兴奋得想拥抱自己。坚冰被彻底打破了。吉娜可能说她不想谈。但是她会自然而然抓住机会反驳被普遍接受的常识。也许，只是也许，她真的相信她说的话。或者是自欺欺人。

突然阿历克丝明白了在这之前她一直无法理解的事情。“你希望他获释，

是不是？你事实上希望陪审团宣布他无罪。”

“那是我对英国法律抱有希望的时候。”

“但是两名死者的确给你和你丈夫留下了遗产。”

“养老院里有这样的事。我们白天黑夜地照顾这些人。他们非常感激。我们不会鼓励他们送我们礼物。然而有些老人死活要给，以此来表达对我们精心照顾的感激。就是这样。”

“你得承认时机对你们不利。遗嘱都是老人在死亡两个星期前写的，难怪死者亲属们会怀疑。”

“只有那个蒂芬尼斯一家。纯粹出于贪婪。是他们报了警。要不是他们，威廉根本不会被警方传讯，更不用说判罪了。医生对几起死亡都做出了自然死亡的诊断。至于遗产，威廉和我只不过会得到一点点钱。”

如今她滔滔不绝，早把法律顾问“拒绝作证”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鼓舞她，阿历克丝装出最迷人的表情，“真的吗？”

“是的！你肯定查过了。一千五或者顶多两千。别忘了，我们那里住的不是有钱人。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在利物浦市中心干体力活，要不就是靠领失业救济金度日。市参议会帮他们承担费用，因为市里的养老院已经住满了。我丈夫为什么要为这么一点钱杀人呢？”

“因为他杀得了？”阿历克丝挑了块面包。干巴巴的，只一口就吃不下去了。“简单得很，你知道。老人来这家养老院打发所剩无几的晚年时光。他们身体虚弱、没有防卫能力、都是些八十多岁的老人，很容易被窒息。那个年纪，要是死了，谁会大肆宣扬？嗨，老人总要死的。他有作案的时机，人们都这么说，不是吗？是预料中的事。或许他们的死亡甚至让人满意。躺在床上平静地离开人世，比许多别的死法都强。”

吉娜喝干杯里的茶。“你不懂，不是那样的。”

“那么是什么样？难道你不明白吗，吉娜？这是个机会。你终于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了。告诉世人受到如此的对待，心中有何感想？”

吉娜站起身。“抱歉，我不想继续谈这个了。请离开这里吧，我不想再和你谈了。”

在那所时髦豪华的四星级海景庄园酒吧里，阿历克丝喝光了自己的伏特加和奎宁水，然后说：“我肯定她有话没讲。也许是一旦曝光，可能成为导致威廉上诉失利的证据。她和我谈是想试探我是不是对她竭力掩盖的秘密有了线索。”

鲁珀特撅着下嘴唇，就像个十三岁的孩子。“有可能她帮老公干了。那又如何呢？”

阿历克丝在他肚子上轻轻打了一拳，鲁珀假装痛得弯下了腰。

“你不明白。这对我很重要。可能会是部伟大的纪录片。嫁给一名连环杀手，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发现同床共枕的男人连续杀人的时候，你是被吓得魂飞魄散呢？还是印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怀疑呢？所有那些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小事、纠缠不休的疑惑终于变成了严酷的事实。”

鲁珀特哈哈大笑。阿历克丝感到了，他的一条腿正在桌子下面摩擦她的腿。“这真的让你兴奋，是不是？”

阿历克丝放开束起来的马尾辫，任由头发披在肩头。今晚将和其他无数个夜晚一样以平淡无奇而告终。很可能她将躺在那里，想着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是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纪录片绝对能获奖。

“这可以拍出一部绝好的电视片。”她说。

“说的是，”鲁珀特应和。从他端详自己的表情来看，阿历克丝知道鲁珀特不想再继续谈论谋杀案了。“那么，阿历克丝·劳利夫人，还有什么能让您兴奋起来呢？”

第二天，阿历克丝在床上赖到10点多。她昨晚喝多了，早上还头昏脑涨，因此就没费事去吃早饭。皮尔的腌鱼应该很有名，不过一想要往嘴里塞死鱼她就作呕。鲁珀特一早就从她这儿走了：他要开会、要赚钱。他们还能共度一个夜晚，然后他就要回家了，回到他阜勒姆的豪华公寓，回到他当会计的女朋友身边了。他说这个女朋友无聊透顶，不过这不像真心话。看着他走阿历克丝不会难过的：她遇到过这样自私的情人。说不定他会用刚才同样的话描述她呢。管它呢。他们已经各取所需，打发了时光。

她不知道将要在岛上待多久。酒店预订了一个星期，但很有可能她会提早知道这部关于艾维一家的节目的拍摄是否可行。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她提到了合作的酬劳，可是吉娜当即就说对钱不感兴趣。当然是撒谎，因为人人对钱都感兴趣。她能理解吉娜如此敏感的原因。当初拒绝小报的钱，不和他们合作，也许让她受了损失，但在维护自己的信誉方面这步棋走对了。一旦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小报，你就得任人宰割。哪有可能要求保护个人隐私？吉娜为自己留有余地是明智的举动。阿历克丝要做的就是盯住她不放。人人都会动心。问题是要让她明白，从罪犯（抱歉，所谓的罪犯）妻子的角度，通过对连环杀人严肃、全面、公正的审视，获得一个机会去回应每一个说她肯定早就知道的人。

阿历克丝一骨碌爬起来下了床，开始穿衣服。她已经意识到，让吉娜开口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也许她应该采取点儿卑鄙的手段。她从不轻易用这一手，她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毕竟不久她就会成为著名的正统的广播人，她得维护名誉。不过这一手也不是非到万不得已才用。

离开伦敦前，她作了准备工作。罗洁，可怜的罗洁，她父亲犯事的最终受害者，已经在一家书店里兼了份职。尽管阿历克丝不知道书店的名字，不过在皮尔这么大的地方能有几家书店呢？

结果还真有不少。走到第四家的时候，她成功了。那是在午餐前后，阿历克丝来到一家开在海港附近小巷里的古籍书店。店里到处都是灰尘。朝街的橱窗摆的全是霍尔·凯恩的首版书，挤在边上的书满满当当地从地上一直排到天花板。店里有股子霉味儿。在一间屋子里，一个留长胡须的长者正同一名举棋不定的顾客谈论一卷有关当地历史的书。

“关于那个大名鼎鼎的赤脚人马格纳斯的事迹，这本书里应有尽有。包括他怎么建造第一座城堡……”

赤脚人马格纳斯？上帝，这就是托尔金作品里描写的地方。阿历克丝走了过来。一块脏兮兮的纸板上写着儿童读物、参考资料、体育、请上楼等等。她抓着摇摇晃晃的扶栏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摇摇欲坠的楼梯是个死亡陷阱。

一个年轻女孩面朝一排摆放伊妮德·布理顿和 W. E. 约翰斯上尉作品的书架站着。她穿着难看得要死的紫红色紧身袜，一点儿也无助于她胖墩墩的背影。她耳朵上扣着一部手机。

“真的，妈妈。我没事，”她用安慰的口气说。“我想我听到有客人上楼来了，我得去忙了。”

罗洁挂断电话的时候，阿历克丝咳嗽了两声。罗洁转过来看她。

“我能——哦，是你！”

罗洁招呼客人时已经显得极为不耐烦；一认出是阿历克丝，她更是露出明显的敌意，结实的身體像绷紧的弦，一副自我防卫的姿态。阿历克丝对这个女孩动了恻隐之心。她长得不漂亮，又是这样一个父亲的女儿。不过话说回来，同情代替不了电视片。

“嗨，不知道我们能否谈上片刻。”

“我妈妈昨天跟你说了，我们不想被打扰。”

“我竭尽全力跟她解释了，罗洁。不论你和你妈妈配合与否，节目都要拍。我想做的就是确保你们说出自己的想法，说出你爸爸的看法。告诉观众

欢乐时光养老院里的真相。毕竟这事关你们全家，不是吗？养老院是你父母开的，而且你帮忙照顾那些老人。顺便告诉你，我们想用的题目就是这个，叫《家族企业》。”

罗洁非常坚定，一副绝不妥协的模样。她大声说：“没门儿。你为什么不烦别人？让我们静一静。”

楼下，那个赤足人马格纳斯的仰慕者喊道：“没事吧，罗洁？”

“免得你胡思乱想了，”罗洁生气地低声说，“他是我母亲的表兄，乐意让我在这儿干，所以你别威胁说，到他那儿去告我，说我是威廉·艾维的女儿。他早知道了。”

打听了一下午，阿历克丝断定吉娜·艾维回到她老家所在的这个小岛是精明的一招。怪不得她不必改名换姓、用假身份、四处漂流——连环杀手的配偶通常都是这种下场。许多人似乎觉得威廉·艾维有可能是无辜的。有人暗示死者的亲属是利欲熏心的利物浦人，被告方病理学家说的也许终究是对的，就是说那些老人的确是自然死亡。很久以前，吉娜早已死去的父母在岛上远近闻名、享有威望。不论判决对还是错，很多人都认为吉娜和女儿是威廉个人灾难不幸的牺牲品。

“有件事我不明白，”吃晚饭时她问鲁珀特。“为什么她要把自己藏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探监也不容易啊。”

“这个，要是她能和朋友在一起的话……”

“当然，可她依然是大家公认的深爱丈夫的小女人。然而她几乎没怎么去探望过他。至于罗洁，有人说她自从审判过后一次也没去看过父亲。这不像是一个彼此关爱的家庭应该做的。”

“担心什么？”他问。“你是个电视制片人，又不是侦探。”

“我没有把握能否拍成节目，”她说。“有太多该死的说不通的地方。”

“至少这次你过了个愉快的假期，”他说。“日落之城的小憩。”

“日落之城？”

“对，皮尔的别名，没读你房间里的小册子吗？”

“我好像记得昨晚忙着做别的事了，忙得没空看书，更不用说基甸国际【注】体贴地放在房间里的《圣经》了。”

“喔，对于你我来说，这可是个海滨胜地，可是马恩岛人却另有看法。显然，这和所有建筑物使用的沙岩是红色的有关。因此就有了“日落”的说法。在城堡的庭院里还有间教堂遗址，所以就有“城”了。”

“亲爱的，你真是无所不知。”阿历克丝嘲弄地说。

“至少，昨晚过后，我知道你的嗜好了。”他说。然后他们那晚就再也没提艾维一家。

第二天拉开窗帘，阿历克丝吃了一惊，想不到外面的能见度那么低。还没到九月呢。

“从来没见过下这么大雾的地方，”鲁珀特说。他对岛上不尽如人意之处了如指掌。“我跟你说，这不算什么。年底的时候……”

他的出租车到了。她和他吻别，让他答应在她回到伦敦以后联系她。可阿历克丝认为鲁珀特不会费这份心的。也许和他当会计的女朋友有太多好事要做。哦，这个，来得容易，去得快哦。

阿历克丝从容不迫地吃完一顿欧式早餐——还是没尝腌鱼——坐上了回皮尔的公共汽车。雾在消散，天气预报说，今天是个大晴天，气温刚刚七十华氏度多一点。但那里和邦迪海滩不完全一样，她戴着围巾可不只是为了装饰。上了山，她按响了吉娜·艾维家前门上的门铃。

“我记得告诉过你不要再来了。”吉娜开了门，但没抽掉门闩，就像是接待一个要闯进她家、可能要把她家搜个翻天覆地的不速之客一样。

“吉娜，我们需要——”

“听着，我需要的一切，罗洁和我需要的一切，就是你别烦我们。她告诉我她上班的时候你找过她。你们这帮人骚扰孩子的做法真是可恶。”

“吉娜，她不是孩子，是成年人。当初你们叫她帮着打理企业。”阿历克丝突然想到，“罗洁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吗？”

门缝里吉娜愤怒地沉下脸。“快点滚开！”

终于，阿历克丝想，我撕开她的防线了。然而，如今合作是没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你在隐藏什么，吉娜？”

“我什么也没隐藏！现在你走，别烦我们，要不我报警了。”

还没等阿历克丝想出挖苦讽刺的话反驳，她已经重重地摔上了门。阿历克丝垂头丧气地用力敲门，可是手都敲破了，吉娜也没有回应。

阿历克丝站在房子外面，默默地诅咒了一会儿。毋庸置疑，麻烦了。她没处理好与吉娜的关系。没有她的参与，以她掌握的那点材料远远说服不了电台制作五十分钟关于和连环杀手结婚并生活的节目。

能不能换个思路呢？她以前在悉尼时的老板告诉她，这是所有节目制作人成功的秘诀。走在沙石路上，她在脑海里琢磨着各种可能性。

雾已经散了，天空湛蓝，阳光明媚。慢慢地，阿历克丝脑海中的迷雾也开始消散开来。如果鲁珀特说的有一半是对的呢？也许是她帮助她老公干的——他是这么说的。真的，要是威廉·艾维没杀人呢？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吉娜杀的呢？

阿历克丝加快了步伐。如果吉娜是凶手，倒也能说得通。法院的证据还没怎么研究透。蒂芬尼斯一家把注意力都放在威廉·艾维身上，因为他们已故母亲的遗嘱上写了他的名字。也许尸检暴露了一些棘手的事，警方只是作了一个省事的抉择。说不定威廉暗中为妻子承担了一切。据大家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或许，这部片子要变成一个探案故事。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意想不到的罪犯被揭开了面纱。棒极了。可怎么才能归罪于一个，正如她自己指出的那样，一个从来没被指控犯过任何罪行的女人呢？

阿历克丝看见有人在城堡围墙里杂草丛生的土堆上攀缘。明晃晃的阳光投射在挤成一堆的圣帕特里克斯岛和码头之间用沙岩建造的小房子上。日落之城，没错，这个地方的别名是有一定道理的。

罗洁，她是链条中薄弱的一环，阿历克丝敢肯定。是再去谈谈的时候了。

书店里，长胡子在向一个穿斜纹软呢夹克衫的消瘦小个子拼命赞美一本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丧葬风俗的书籍。楼下没有罗洁的影子。

阿历克丝上了二楼。罗洁正俯身看着满满当当的书架，想找空隙把两只手里拿着的脏兮兮的硬皮书塞进去。阿历克丝从书脊上看到了书的名字。《森林小人国的隆冬》和《喷火的游行》。

“不好意思，又是我。”

罗洁直起身子，把书放在一张凳子上。“这次是什么事？”

“我们从来都没好好谈过，现在你妈妈根本不想和我谈了。”

“那我为什么要和你谈呢？”

“因为我想让你明白，你们两个能把真相永远隐瞒下去。”

“你说什么？”罗洁含混不清地问。

“我猜出来了。某种程度上你们两个是对的，你父亲从来就没有杀害那些老人。”

罗洁两颊涨红了。“你想怎么样？”

“我猜中了，是不是？”阿历克丝得意起来，经过一番努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挥拳以示庆祝。